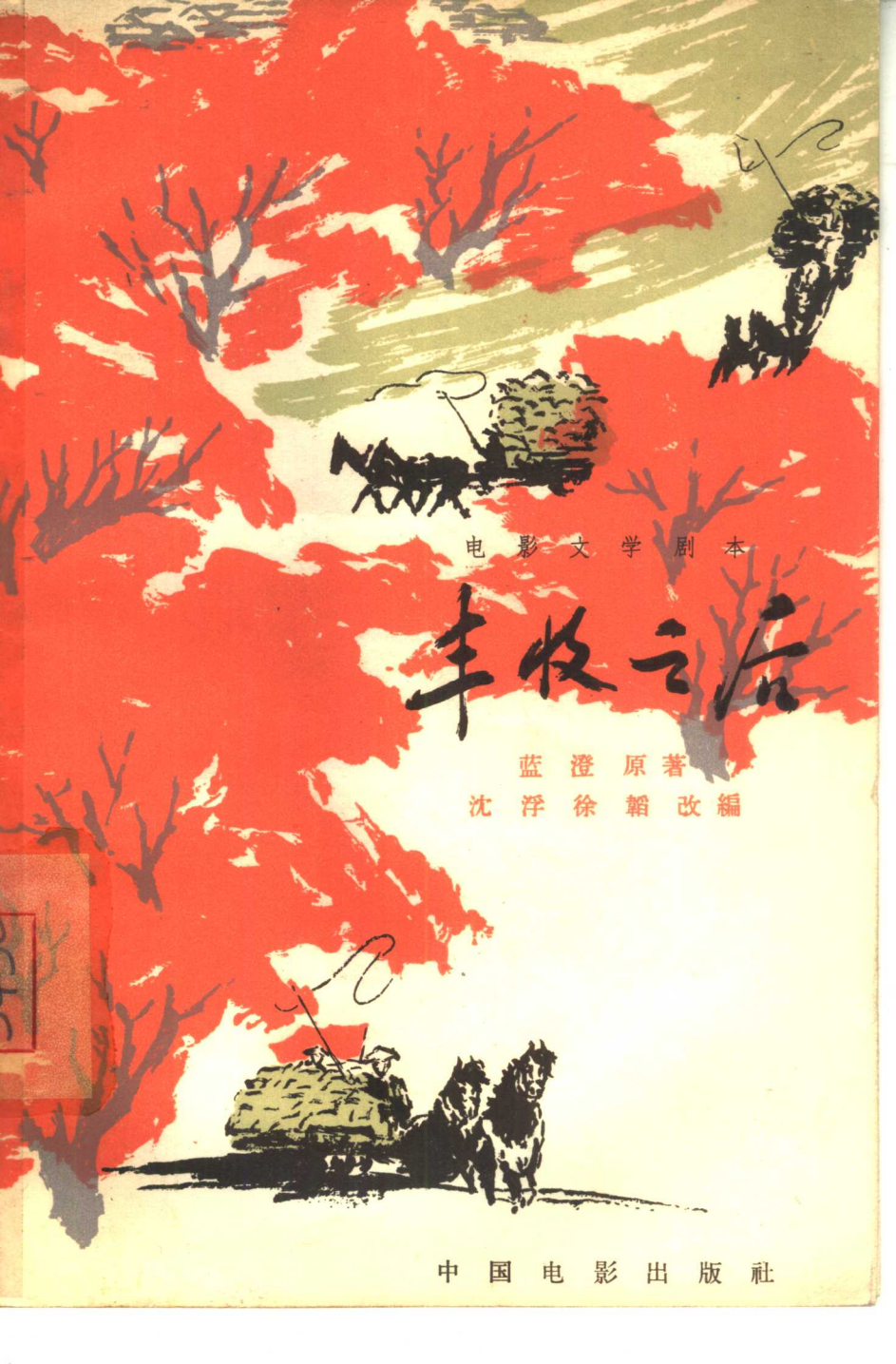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电影文学剧本

丰收之后

蓝澄原著

沈浮徐韜改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865
3430



丰收之后

蓝 澄 原著

沈 浮 徐 铅 改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65·北京

丰收之后

蓝澄原著 沈浮 徐 韜 改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$2\frac{1}{4}$ 插页 2 字数: 39,000

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45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61·247

定价: 0.28元



內 容 說 明

靠山庄生产大队在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支援下，小麦获得了大丰收。丰收之后，在处理余粮問題上，生产大队干部中間产生了如何对待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关系的矛盾，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。党支部书记赵五孀坚持原則，依靠貧下中农，向錯誤思想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。剧本塑造了赵五孀坚决听毛主席的話，按党的政策办事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光輝形象。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系根据同名的話剧改編。

統一書號：10061·247

定 价： 0.28 元

AD54/11

第 一 章

一九六二年夏，胶东某山区。

五月的风，吹得大地热火火的。正是麦子成熟的时候，果园中的杏儿早熟地红着脸，沉甸甸地迎风摇摆着。它们高高地站在山坡上、田埂边，像是守望着漫山遍野已经熟透了的金黄的小麦，为人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之后即将获得丰收而喜悦。

麦收季节到了！

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山谷，欢乐的丰收之歌响彻了田野和果园。

歌声中，王小梅——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毕业生和姑娘们、妇女们，挑着大捆大捆才割下的麦子，顺着山路鱼贯地走着。

山坡上，层层叠叠的梯田一直排到天上，覆满金黄的麦子，一望无际。到处在忙着收割、运输，到处都飞扬着

欢乐的歌声，連山峰都欢笑起来了。

小順子和几个少年儿童赶着毛驴，驮着麦子，蹦蹦跳跳地吆喝着。落在后面的是王老四，他吸着烟卷，也赶着两头驮着麦子的毛驴，磨磨蹭蹭地跟在驴屁股后头。

二

靠山庄有一百四十来户人家，顾名思义是个山地的村子。由于地形的关系，房屋高高下下，村街盘环曲折，整个村子虽不像平原上的那么整齐，但有它天然的别致。墙垣都是石头砌成的，有瓦房，也有用山草苫得厚厚实实的房顶，门窗都很完整，庭院非常整洁。据说在解放战争期间，敌人一把火全给烧毁了，现在只留下仇恨深深记在人们的心里，火烧的痕迹已经完全看不出了。由后山上倾泻下来的一道溪水，贯穿萦回在村子的中间，有两三座小石桥，把居住在两岸的人家沟通起来。

响亮的歌声带到了场院上。一排脱粒机飞速地滚动着，麦粒像浪花一样飞溅。另外有打场的、堆垛的、铡秸的，忙成一片。丰收给人们带来了喜悦、兴奋、热火朝天的干劲。

赵大川，靠山庄生产大队的大队长，身軀魁梧、强壮，性格爽直、粗犷，在生产上也是把能手。他身穿一件背心，头戴草帽，正浑身是劲，一锹一锹像撒着珍珠似的在扬场，徐大叔头戴斗笠，执着大竹帚在扬下来的粮堆上扫

糠撒芒。粮食堆迎风长，越堆越高，人们的劲头也就越来越大。

歌声止。

王小梅等一班姑娘、妇女挑麦到场，卸下担子，到大树下去喝水。

会计赵志明——也是小梅的同学，匆匆走来。一个名叫赵春英的姑娘拉住他，指指小梅，又指指自己的肩膀。小赵明白了，走到小梅身边，把自己的一块毛巾往小梅手里一塞。

王小梅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赵志明：“肩膀磨得怎么样？”

王小梅：“没有什么。”把毛巾还给他。

赵志明：“你看……”

王小梅：“我这就是锻炼嘛！你抽空也到地里干点，别当上了会计就摆架子。”

赵志明：“是，我保证！”又把毛巾塞给她，“把肩膀垫上。”

王小梅：“不用。”

赵志明：“垫上吧！”

姑娘们也都走过来。

赵春英：“拿着吧，人家那么关心你。”

有的说：“垫上它劲头更大了。”引得大家哄笑起来。

赵大川也歇下手到树下来喝水，走到小梅她们的担

子跟前，用手掂了掂分量。

赵大川：“簡直是胡鬧！这山高路窄道不平，誰要你們挑这么多？你五嬸說过要照顾妇女干点輕活，特别是你們这几个姑娘，刚从学校回来，要慢慢鍛炼嘛！”

王小梅：“五叔，你腿上負过伤，还挑一百多斤呢！”

赵大川：“你們是妇女！”

王小梅：“妇女又怎么样？”

赵大川：“妇女就比男人差。”

王小梅：“哼，俺五嬸就比你强，你还得受五嬸的領導呢！嘿嘿……”姑娘們也都笑了。

赵大川：“我受她領導？”

赵春英：“当然罗，俺五嬸是支部書記，哎！”

赵大川：“你們这些丫头，就是向着你五嬸。”

女 甲：“五嬸就是好嘛……”

女 乙：“五嬸什么都强……”

女 丙：“……”

王小梅：“俺五嬸啊，有勇、有謀，就像那……那挂帅的穆桂英！”

赵大川：“那，你把五叔比作什么人？”

王小梅：“你呀，好喝酒，还好发脾气，……”

赵大川：“你又揭我的老底！”

王小梅：“你就像那……那梁山上喝酒吃肉的花和尚！”

众：“哈哈……”

赵大川：“你这个小机灵鬼！”

小梅的父亲王宝山，是生产大队副队长，他从脱谷机上走下来，也到大树下乘凉、喝水。

王宝山：“小梅，不准跟你五叔沒大沒小。”

王小梅：“誰叫五叔不尊重妇女呢！”

王宝山：“你五叔是一番好意，你就少挑点嘛。”

王小梅：“爹，今年的麦子长得这么好，都少挑，几儿才能运完啊？”

赵大川：“五叔是疼你，怕把你压成个罗鍋腰，那就找不到好对象啦。”

王小梅：“五叔，你……”

赵春英：“五叔，你官僚主义啦，这不是——”說着把赵志明推向前。

赵大川：“噢，小赵，还没有向我汇报呐！”

赵志明調皮地立正：“是，五叔，向你汇报……”小梅有点紧张，欲阻止他。小赵沒理她，拿出一张紙来：“五叔，你看，三队小麦試打的结果，亩产三百斤。”

众：“啊，三百斤！”

赵志明：“超过原計劃五十斤。”

赵洪奎：“真是个大丰收！这是咱大队长领导得好！”

赵大川笑了，笑容里，潜藏着得意的神色。

王小梅：“好，咱们快去挑吧。”

三

村外一段坡路上，驮着麦垛子的两头毛驴慢腾腾地走着，后面王学孔、王老四两人只顾说话。

王学孔：“老四，你看今年麦子收成怎么样？”

王老四：“哼，我管它收成怎么样呢，分到我名下能摊多少！”

王学孔：“这回咱想法儿来个少报产量怎么样？大家多分点……”

王老四：“你呀，别说是个副业组长，就是正业组长，也瞒不过赵五婶。”

王学孔：“唉，她不是到县党校学习去了吗。”

王老四：“这麦收她还能不回来呀！”

王学孔：“不等她回来，生米早做成熟饭了！我知道大队长正想添牲口，咱就顺着他的心眼来，劝动他去买……”

王老四：“买牲口？”

王学孔四顾无人，小声地：“要是能派你去，这油水可就大了！”

王老四：“那咱就人心比人心，八两对半斤嘛，啊！……嘿嘿……”

二人相视而笑。

这时，毛驴走到陡坡下，背上的垛子翻了，毛驴站在

路边，吃着田里的麦子。王老四急忙跑过去，抡起鞭子就抽，嘴里还骂着。

王老四：“嗒！嗒！这个松包驴，我他妈的揍死你……”

赵大川站在树下看见了，一面奔过去，一面喊着：“别打！别打！你想吃驴肉啊？”

王老四停手不打了。赵大川跑过来，帮王老四把垛子架上。

赵大川：“你就是会打，咱牲口少，你这样不爱惜它，怎么行！”

王老四：“就是嘛，牲口太少了，什么时候才馱得完，我心里急啊。”

赵大川和王老四来到了场院上。

王宝山边擦着汗边走到他们面前：“咳，真是，庄稼长得不好发愁，长好了还发愁，活实在太累了。”

王学孔乘机插入：“要是牲口再多一点，大伙也好少受点累。”

王宝山：“倒也是，光靠磨肩膀不行啊。”

王学孔：“大队长，丰收了，有的是粮食，咱不能添点牲口吗？”

赵大川：“是个好主意，我心里也早在盘算了。”

王学孔：“对，我看咱今年该留个后手，也好给队里置办点家业呀。”

王宝山：“也是啊……”

赵大川对王宝山、王学孔說：“添牲口的事咱再好好研究研究。”

王学孔：“我看这么办吧，五叔，咱打下粮食就送到集市上去，保险能买回几头大驢子大馬来。”

赵大川：“粮食拉到集市上去卖？这怎么行，违反政策的事咱可不能干。”

王宝山：“这……”

王学孔：“要是余粮都卖给国家，那能得几个錢？……二叔啊，不能拿粮食到集市上去卖，咱拿粮食去换行不行？”

赵大川：“换？”

赵大川在犹豫、考虑。

人們又挑着麦子上場来了。赵大川看着他們汗流滿面，吃力地“吭唷！吭唷！”地干着，有所感触。

王宝山：“我看这么办行啊。”

赵大川下了决心：“对，咱换牲口！”

王学孔拿出烟卷一个人递上一根，欲擒故纵地朝着王宝山說：“我看，你們两位队长这么决定怕不行吧？”

王宝山：“怎么？”

王学孔抽口烟，慢慢吞吞地，好像說得很誠懇：“五嬸回来，万一她要是不同意，咱还不是白鋪排。”

赵大川：“沒事，你五嬸从来就是关心群众利益。这

对发展生产有好处，她不会反对。”

王宝山：“只要是正确的，她五嬸沒个不同意。”

四

音乐奏着明快的調子。

在一段上坡路上，赵五嬸帮人拉着一辆小車，她弯腰牵绳，流着滿头的汗，把車子拉到坡上。推車的人放下車把，很感激地說：“同志，真謝謝你了。”

赵五嬸：“没什么，这前面的道就平了。”她从車上拿下自己的挎包、包袱，和那人分手了。

赵五嬸背着挎包，腋下还夹着个包袱，在两面鋪着金黄的麦田的小道上走着。她从县城里学习回来，虽然已經走了几十里路，还是精神飽滿，步履健壯。

她就是靠山庄生产大队的支部書記——赵五嬸，苦出身，旧年月的貧困、迫害沒有把她压倒，是革命把她鍛炼成一副坚毅的性格，是党把她培养成为有思想、有文化的干部。解放后十多年的好日子和未来光明的远景，又在她的思想上、性格上凭添了乐观的、明朗的感情。她四十三岁，黑黑的臉堂，老式的发髻，大概是因为在城里学习的关系，白小褂外面罩上了一件較新的蓝布衫，这也就是她的打扮了，仍然显得很朴实大方。离开自己的社队很有些日子了，看，去的时候是麦苗青青，現在已經是黄橙橙的；那时果树才是花滿枝头，現在都已結实累累。

她那双明净的眼睛，饱览着这一切，这是她最熟悉的地方，可又感觉到十分新鲜、诱人。眼前这一片丰收景象，使她忘记了疲劳。她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，一会儿俯首检视两旁茁壮的庄稼。她停步掐下一个麦穗，用手掂着分量，然后在手心里揉搓几下，数着麦粒颗数。她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，加快了脚步。

五

靠山庄的社员们，在大块的麦田里，紧张地割着麦子。姑娘们、妇女们捆的捆、挑的挑。忽然有人发现五婶回来了，王小梅首先喊着扑过去，小顺子也撒下毛驴奔了过去，人们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，一片欢腾。大伙蜂拥到田边大柿子树下，围在五婶的周围，问长问短。她一会答应这个叫，一会又回答那个喊，特别是小梅等几个姑娘，你去端碗茶来，她又把手巾递过去给五婶擦汗。五婶搬起这个头来看看，又拉起那个手来端详端详。

赵五婶：“都熬得住吧？可不许累坏了。”看见春英的手磨坏了，“看，手磨成这样！本事不是一天练出来的，啊！”

春英忙缩回手去不让她看：“我这不要紧的。小梅姐挑麦子，把肩膀都……”

王小梅一把捂住了她的嘴：“五婶，别听她的。”

赵五婶用手指点着小梅的头，疼爱地说：“还跟我打

埋伏呢，我就知道——”她一面說着，一面打开包袱，取出一叠厚厚的垫肩分給她們，“呐，給你們每人捎了一个垫肩，你們几个学生的肩膀还没本錢哪，垫上它兴許頂点用。一人一个。”

王小梅：“五嬸，你想得真周到，給你自己留一个吧。”

赵五嬸：“我不要，我这肩膀早就磨成铁的了，不像你們，在棉花包里长大的。”

說得大家都笑了。她又从包袱里給东家嫂子拿件衣料，又給南院大娘捎来条手巾，还有优良品种……。正在鬧鬧嚷嚷，赵大川、赵洪奎，还有赵志明，都拿着扁担挑麦子来了。

赵大川：“怎么，这是逢集还是赶会啊？”

赵志明：“是俺五嬸回来啦！”

赵大川：“噢，是你回来了。”

赵洪奎：“这些日子可把大队长想坏了，天天到村头去望你呢！”說着，还夸张地做出了望的样子。

赵大川用扁担去捅他：“別破坏我的威信。”

赵五嬸：“他才不想我呢，我不在家他更清閑，更自由。”

五嬸說着拿过一双新鞋走到王爷爷身边来：“你老人家坐下，我給你捎了双鞋，来，試試大小。”

王爷爷：“这……这是……”

赵五嬸：“我在城里給你买的。”

王爷爷把脚缩回来：“买的？我没有要……要你……”

赵五婶搬过他的脚，把破鞋给他脱下来，换上新的，同时说：“早就想给你做一双，老倒不出空来。”

王爷爷：“这……叫我說什麼好呢？”

赵五婶：“你老人家扛了一辈子活，哪块地上沒有你流的汗。虽说你沒儿沒女，我看年輕的都是你的儿女。我早說过了，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闺女吧！”

王爷爷：“你比我亲闺女还亲啊！”

赵五婶：“大叔，你放心吧，等你哼哼不动的时候我侍候你。”

小梅等：“五婶，我侍候你！”

王爷爷小心地走了两步，激动地走到赵五婶面前：“他五婶，你真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儿女啊！”

赵五婶：“快別这么說，这是应该的。”轉对大家，“咱們大家还是干活吧。”

王小梅：“五婶，你快回家去休息休息。”

众：“对，五婶走了那么些路也累了。”

赵五婶：“不累。”

她脱去外面一件新罩衫，挽起袖子，捞起一把镰刀向大家揮动着說：“来吧，割麦子去！”

大伙在赵五婶的带动下、鼓舞下，更加起劲地干起来。

响亮的劳动歌声，唱出了人們心中的喜悅，歌頌着党